



# 槐花开了 大姐走了

■赵国章

父母相继离世，老家只剩下年逾古稀的大姐和姐夫一家。多年来，我们坚持按惯例年头或是年尾，一年至少回去一趟。也习惯了说，回老家就是去大姐家，就是回到了我们心心念念的老家。一个“家”字，蕴含了血缘与情感，精神与渴望构成的共同体。

大姐言语不多，见人总是一脸微笑。2025年元旦那天，是外甥结婚的大喜日子。我们一众至亲享用过丰盛的婚宴后，考虑到“客走主人安”，又因阳光明媚，想顺着老家的小河、老井方位，再寻踪迹老屋的影子。临走，大姐追到门前拦住去路，执意不让走。待我们一遍遍解释后，大姐才恋恋不舍让开。

谁曾想，那次见面，竟是大姐和我们的最后别离。

接到大姐的丧讯，是年后正月最后一天的清晨，外甥第5次拨打我的电话才算接通。惊愕间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后来才知道，一向耳聪目明、腰板挺直、步履轻盈、身体良好的大姐，大约是在凌晨一点突发心梗，待120救护车紧急赶去，发现人已没有了生命迹象。深夜两点，大姐的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相约，立即驾车从十堰市区赶回家，原本想在第一时间告知我们，又考虑到夜半三更，不忍心把我们叫醒。经商议，才把报丧时间推迟到了拂晓时分。

大姐和我的年龄相差15岁。小时候，一到星期天，我就喜欢往她家跑。中午，大姐必会为我打上一碗鸡蛋汤，再烙一个两面焦黄油亮的香葱油馍。吃干的，酥酥脆脆；泡着吃，温软欢畅。鸡蛋的香，混合着麦面的香，那种鲜美，总让人唇齿留香。在我玩到下午临回家前，在田间干活的大姐会忙里偷闲小跑回家，挽起袖管，洗净一双粗糙的手，用最快的速度，做上两大碗放有葱花、香油的纯正手擀面条，并欣慰地看着我大快朵颐之后才算了事儿。我们家和姐姐家相距四里地，中间隔着一座山垭，山垭脚下是两个上下相连的水库。出于安全考虑，大姐总是拉住我的手，直到把我送过水库，翻越山垭，老远能看见我们家的房子才松手。然后，大姐把她提前煮好的几个土鸡蛋塞到我手里，才在一遍遍的叮嘱中返回。

那些油馍、鸡蛋和与众不同的小锅饭，是贫困年代，大姐一家老少舍不得吃上一口的奢侈美味。

2022年3月，我和家人前往和姐姐家邻近的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随礼。原本计划，第二天上午10点返城。岂料，行至大姐家对面的丹郢路口，发现听到消息的她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我们反复解释说回去有事，改天再来。不由分说的大姐，索性扭身趴在我们车前引擎盖上。潜藏的话是：“胆大，你就开车吧！”我近距离目睹大姐扬着头，她的笑容是那么灿烂，但她期望的眼窝里有泪花打转。

那天中午，我们在大姐家吃的是久违的现炸油馍，喝的是排骨炖藕汤，还有大姐精心料理的红烧鲫鱼、蒜苗炒肥肠、酱牛肉、炆拌生菜等满满一桌柴火灶佳肴。临走时，大姐和姐夫各从屋里提着满满几大包东西，硬生生塞进后备箱，才一一交代说：“这是今天上午专门从菜园弄回的新鲜大葱、韭菜、菠菜和嫩闪闪的卷心生菜。另外，有一包是提前已经晒干的蒲公英根，这是一壶自榨的花生油，这一盒是给你们攒的自家鸡子下的土鸡蛋。”

相见容易，别时难。每次回去临走，大姐大姐夫就会一同送我们到车子停靠的地方，眼巴巴看着，久久不愿折回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

大姐家房前屋后栽有多棵比碗口粗的槐树。记得10年前母亲还健在时，有一次被大姐接到她家小住。当我去接母亲时，恰遇缕缕槐花正次第绽放，置身大姐家任何一隅，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的淡雅芳香，直叫人如痴如醉。那次，大姐听说了我们特喜欢吃槐花包子、槐花饺子以后，每年一到时节，她就会拉下几大篮子，然后焯水、拌盐、晒干，连同他们自产的干豇豆、干竹笋、干花椒装起来，就等我们回去时带走。

眼看今又槐花待开，大姐却来不及留下片言只语，匆匆撒手到了远方天国。每每忆起，不由得眉宇渐紧，我只能在心里默吟：槐花初绽白如雪，大姐轻离影渐斜。风起残英铺小径，空留寂影对黄昏。

作者地址：茅箭区东城经济开发区

# 饺子情深

■彭翠萍

第一次吃到真正的水饺，是认识爱人一年后的冬天，他请我到他家去见他的父母。我紧张得不知道如何是好，爱人说：“我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人，很和蔼，他们见到你会很高兴。”

当天，在他家品尝到了真正水饺的滋味。我的老家是平原，一日三餐主食除了白米饭，还是白米饭。我们村几乎没有人会做水饺，我更没有见过水饺长什么样。我来十堰之后，吃三合汤时，才第一次认识了水饺。但三合汤里的水饺很小，面皮很厚，馅料很少，我感觉不到这样的面食，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远没有老家的“包面”好吃。而老家人口中的“包面”，就是十堰人所说的馄饨。

“翠萍，你吃啊！喜欢就多吃点！”那天，爱人的母亲端上热气腾腾的水饺，摆出蘸料，用一口四川味的普通话热忱地招呼我。爱人的母亲面容慈祥，声音柔和，那抑扬顿挫的音调，像婉转动听的歌声，打动人心。美好的婆媳缘分，就此拉开了序幕。

爱人的母亲包的饺子，皮薄馅足，荤素搭配，不腻不涩，不咸不淡，煮出来的饺子晶莹剔透，哪怕不用蘸料，也满口生香，味道好极了！

同样是水饺，我从这样的水饺里，才吃出了真正的味道。一样的食材，不一样的感觉，这些水饺内涵丰实，外表光润，像一个人由内而外散发出君子如玉的魅力。

我和爱人结婚后，婆婆知道我爱吃水饺，家里隔三五就包饺子吃。“翠萍，喜欢吃就多吃点！”婆婆这一喊，就喊了28年。

忙于工作的我，在婆婆充满爱意的呼喊声中，享受了28年的母爱。逢年过节，碰上轮休，我偶尔也会给婆婆搭把手，学着包几个饺子。但我包的饺子像裁缝徒弟做出来的衣裳，线条歪歪扭扭，与婆婆用娴熟的手法包出来的饺子形态完全不一样。我说：“妈，我包的饺子怎么这么丑？”婆婆回应说：“熟能生巧，到我这个年纪，你自然会包饺子包得好看！”

谁能想到，我还没有把饺子包得像样，一向身体硬朗的婆婆，2023年末因感冒咳嗽去体检，竟然查出癌症晚期。医治半年后，婆婆在医院病逝。

2024年12月21日是冬至。婆婆每年在冬至都会包饺子，说冬至吃饺子就不会冻耳朵。斯人已逝，冬至又到！我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，吃到婆婆亲手包的饺子了。再也听不到那个慈爱的声音对我说：“翠萍，你吃啊！喜欢就多吃点！”

“纪叟黄泉里，还应酿老春。夜台无晓日，沽酒与何人？”那个冬至的早晨，我心里默念着李白悼念纪叟的诗，迎着朝阳，到市场上买来了面皮、猪肉和青菜。我要在失去婆婆的第一个冬至，用包饺子的方式纪念婆婆。

3斤猪肉、3斤青菜、2斤湿面皮的原材料，我包了120多个饺子。从早上备料到下午制作出成品，忙到日落西山，饺子馅和饺子皮刚刚合适，不多不少，包出来的饺子，自感有模有样了。

我觉得自己把这一天的阳光包进了饺子里，把对婆婆的思念包进了饺子里，把对生活的感恩，也一滴不漏地包进了饺子里……我包饺子时，婆婆仿佛就坐在我身边，做我隐身的老师。

作者地址：张湾区红卫街道

